

周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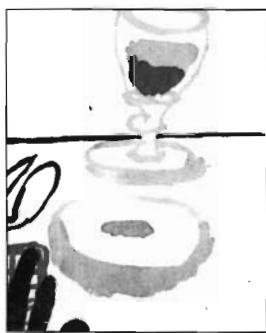
回憶是溫煦的陽光

看電影〈東京日和〉有感

微風在露台上輕輕吹過，柔撫著被
陽光填滿了的紗幌，掩映著前事，攪動
沉澱了的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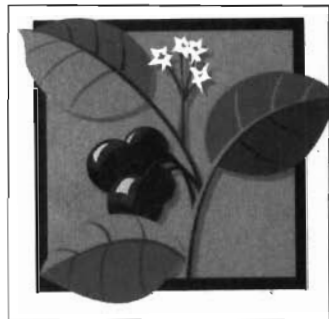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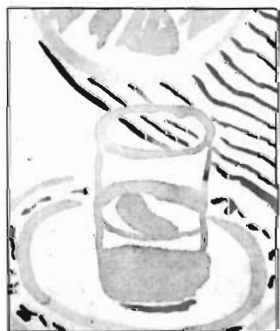
向日葵，總是朝著太陽的方向生長

我的視線
隨你的步伐移動
希望你在熙攘的路上
走得安穩
也希望我
在你走得太疲累
太寂寞的時候
成為你及時的支點



即使在陰天、甚至雨天，向日葵也
總會把臉朝向天邊，仰望陽光再現

雨水，總令人拔足逃避
你卻莫名地喜歡
駐足欣賞雨中的巨石
使我也留戀它的形狀
看它的堅貞
如何接受風雨和時間的磨蝕
仍然堅持自己
像記憶，像愛情
難以磨滅
我們禁不住撫摸這樣的象徵
像彈奏無絃的琴
一闌曲，是無言的溫柔
軟化堅硬的頑石
成為我們共舞的台階



摘下的向日葵，很快便會枯萎

被吸吮了靈魂的汽水
剩下金屬的空殼
跟我們邂逅
徘徊於你我共走的歸途上
但最終也要與它告別
把它扔得遠遠的
想你把乾癟冷冰的生命
忘掉

陽光漸漸漆上家裏堅固的牆壁。

牆像會倒下
沒法給你安穩
只有一股壓迫感
我盼想遠離這
產生問題的桎梏
最好再遠一點
回到滋生我們
愛情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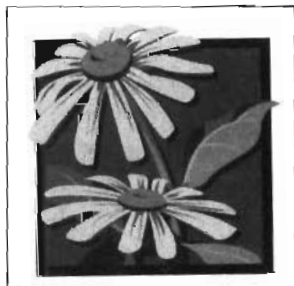
向日葵不可困在漂亮的花瓶裏，必須生
長在野地，才會散發出狂放驕美的氣質

我們乘搭列車
往依舊的空間去
又坐在小艇上
任河流帶我們回溯從前
看陽光把流失的時間
投射在河上
蜜月的光影再在流水中閃爍
催使你像嬰兒安睡在搖籃裏
在這裏
我明白了幸福

向日葵，也是一種生命，一種形態，
終會枯萎。只有透過藝術，才可把剎
那光輝鑄成永恆，像梵谷，用畫筆和
顏色

野外的向日葵，也許已凋零
幸好當初以照相機留住那倩影
否則，我將懊悔不已
常以為用照相機
把你永恆地留在底片裏
其實
是用愛
把你烙在心裏
因此
回憶，總像溫煦的陽光
夢想你睡醒後
拿著兩罐充實的汽水
在陽光下，安穩的
向我跑來

霞影把一幀向日葵照片浸透，潛入夜裏
的夢。



附識：

電影〈東京日和〉的創作背景，是導演竹中直人根據日本著名攝影大師荒木經惟夫婦二人合著的同名散文集，但文集尚未完成，荒木太太陽子便因病去世。